

艳阳天

第二卷

浩然





艳阳天

第二卷

浩然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七六年·北京

内 容 说 明

这部长篇小说，以1957年麦收前后京郊的一个农业合作社为背景，描写了我国农村中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。

小说共分三卷。第一卷围绕着“土地分红”与闹粮问题，展开错综激烈的斗争，农业社取得了初步胜利。第二卷，斗争继续深入，阶级敌人进行反扑。通过一系列的斗争，老一代的贫下中农更加成熟，新一代的青年迅速成长。第三卷，革命洪流锐不可当。牛鬼蛇神原形毕露，农业社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。

作品以饱满的革命热情、鲜明的时代特色和生动的语言，塑造了闪烁着共产主义思想光辉的英雄群像，着重地刻划了年轻的党支部书记萧长春的成长，再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我国农村生活，反映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无比威力。

这是本书的第二卷。

封面、插图：方增先

艳阳天（第二卷）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（北京朝内大街166号）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六〇三厂印刷

字数360,000 开本850×1168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17 $\frac{1}{8}$ 插页8

1966年3月北京第1版

1976年6月北京第2版 1976年6月湖北第1次印刷

书号10019·1812

定价1.40元

第五十二章

东山坞农业社公布了小麦预分方案，就象擂起了得胜鼓，吹起了冲锋号；社员们说起话来眉开眼笑，干起活儿来浑身长力气。

就拿锄地说吧，原来计划十天左右把全部的春苗地锄一遍，这才过三天，就光剩下个零头没有锄完了。再拿积肥说吧，社委会一号召社员投肥，哗啦一下子，村西口和村南口就堆起了两座小山……

斗争给东山坞的社员们带来了胜利，也给他们带来了生活的愉快和劳动的劲头。

支部书记的爸爸萧老大是最高兴的一个人；一高兴，一松心，免不了又想起儿子的婚事。贴红榜那天提个头儿，儿子没动心思，还是那么冷冷淡淡的样子，他心里边就不住地嘀咕；遇上对劲儿的人，又唠叨起好些日子没有唠叨的话儿：“筷子挟骨头，三条光棍儿。不象个过日子的人家呀！就是这一件事情，我总是不遂心，你们大伙儿得撺掇撺掇他！”

听他唠叨的人说：“光您着急不行，人家支书心里边没有装着这个。”

萧老大说：“没装这个装什么呀？预分方案订出来了，土地分红的歪风没影儿了，大忙的日子还没到，这会儿不办办自己

的事儿，要得等什么时候办呀？他甘心情愿打一辈子光棍儿，我还不干哪！”

这一天，老头子做好了午饭，打发孙子小石头先吃，自己坐在前门坎子上，一边抽烟，一边等儿子。等啊等啊，日头都偏西了，还不见儿子回来，只好到街上去找了。他刚出门口，迎面走来一个人。

这个人是马之悦。这家伙不见棺材不掉泪，不到黄河不死心！他把一切全安排好了，象一只鼓肚子苍蝇，到处飞，到处撞，专门找空子下蛆；这几天总是屁股后边追着萧长春，察颜观色，好按着风向办事儿。

“老大，萧支书还没回来吗？”

“没。”

“他到哪儿去也没跟你说一声吗？”

“没。”

马之悦走了，到焦淑红家里找焦振茂“聊天”去了。

萧老大随手带上了栅栏门，穿过小胡同，又下了沟，抬头一看，北坎子上站着一个人。

这个人是马凤兰。这个胖女人也是心怀诡计，不办成了不甘心！她把办法都想尽想绝了，象一个打猎的人，两只贼眼溜溜转，专找目标下家伙；这几天，随时随地都能在坎子上看到她的影子，表面上挺悠闲，心里边却又是锣又是鼓。

“大姐夫，吃了吗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又找萧支书哪？”

“嗯。”

马凤兰走了，到马连福家里找孙桂英“聊天”去了。

萧老大走了几个门口，没有找到儿子，转身上坎子，正要回家，忽听远处传来一片声音。他停住脚，用手遮着阳光朝西南边一看，桥头的水坑子旁边站着好多的人，里边正好有他的儿子萧长春。

老头子又下了坡坎，老远就听到那边的人正在争论什么，瞧见儿子正在弯腰扒鞋；接着，又看见儿子要脱外边的长裤子，旁边的几个人还在拦挡他。

老头子心里怪纳闷儿：“这是干什么哪？”就加快步子奔过来，只见儿子一纵身，扑通一声，跳到水坑里去了；老头子急忙跑到坑边上，还没容他说出话来，儿子把脑袋往水里一缩，没有影子了。

围在坑边上的人，眼睛都紧紧地盯着坑里边那泛着波环的清水，小声地议论着。

沟北边那位老烈属王大爷用拐杖拄着地，感叹地说：“长春这孩子，真是的，我是随口跟他说说，他就当大事儿办了！”

车把式焦振丛拧了拧手里的鞭子，说：“咱们支书，嘎巴干脆，什么事儿说干就干！”

有个老头叫起来了：“哎呀，怎么还不上来呀？真是好水性！”

旁边一个壮年人说：“当过兵的人都会水。”

刚刚平静下来的水面，又爆开了浪花，萧长春的脑袋顶出水皮，使劲儿一透气，鼻子、耳朵、眼睛一齐朝外边冒水；他一边用两脚踩着水，不让身子沉下去，抬起一只手，擗了一把脸，又朝着正要脱鞋下坑的韩百仲说：“百仲大舅，不用下来

了！快扔给我一根棍子，我试试这底下的淤泥到底儿有多深。”

王大爷赶忙朝前边跨了一步，把手里的拐杖甩到坑里去了。

木拐杖象一只小船似地在水面上漂浮着；萧长春鳐过去，一把抓住拐杖，憋了一口气，又潜到水里去了。

萧老大急着问：“你们这是搞什么名堂啊？”

韩百仲两眼盯着水面，说：“种麦茬棒子^①的肥料还不够，请老农出出主意，说这坑里有淤泥。”

萧老大说：“这么深的水，就是有大馒头也捞不着哇！”

韩百仲说：“要是泥，咱们就放水，放干了挖呀！”

萧老大说：“工程可不小。”

韩百仲说：“农业社就是有力气……”

坑里的水“哗啦”一声响，萧长春又蹿出来了，一只手举着沾了黑泥的拐杖，一只手划拉着水，朝坑边上鳐。

韩百仲急忙一探身子一伸手，就把刚鳐到离坑边上还有一步远的萧长春给拉上来了。

萧长春举着棍子，指点沾在上边的泥印儿，笑呵呵地说：“好家伙，淤泥真不浅哪！你们看看，这么深！”

王大爷埋怨他说：“唉，里边有这么深的泥，你怎么还楞往下跳呀？”

萧长春说：“不实际摸摸底儿就动手放水，要是没有泥，多浪费！”

焦振丛说：“太险了，陷进淤泥里去，任你有多大的劲儿也

^① 即玉米。

不用想上来了。你胆子真大。”

萧长春说：“一个人没劲儿，大伙儿就有劲儿了；坑边上这么多人给我壮胆子，我还怕什么呀？你们能看着我上不来，不下去捞一把呀？”

大伙儿全都笑了。

韩百仲说：“咱们趁热打铁，马上集合人放水呀。放假前的这两天，把它挖出来。”

.....

萧老大看着这里的情景，听着人们的议论，哪还能够把儿子叫回去呢？只好独自回家了。

回到家里，一边扫院子，收拾家具，一边等着儿子。等到太阳落山，等到星星出来，等到东邻西舍已经响起圈猪赶鸡和关门闭户的声音，也没把儿子等回家，又只好哄着孙子上炕睡了。

他躺在炕上，想着在这一段日子里，儿子为大伙儿的事情辛苦操劳，想着儿子跟人斗、跟地斗的情景，那一宗一件，一事一码，真有点象“过五关，斩六将”一般。每一道难关刚横在眼前的时候，老头子的心里总是没有底儿，替儿子担惊受怕；紧跟着，眼睛渐渐地亮堂了，心里渐渐地明白了；最后，他又跟儿子和儿子周围那一伙子人，一块儿分享着胜利的喜悦。闯过一道一道的关，经历了一件一件的事儿，老头子越来越感觉到，这儿子不光是自己一个人的了，是大伙儿的；儿子所作所为，都是关系着全东山坞大人孩子的命运和前途，于是越发感到，自己这个当老人的，应当替儿子多操点心，替他把亲事订下来，家里有个帮手，让儿子能够更踏踏实实地搞工作。

夜已经很静了，凉飕飕的小风，一股儿一股儿地从支开的窗子上吹进来。那风，带着露水的潮气，也带着麦熟的香味儿，吹在庄稼人的心坎上，比含着一块冰糖还甜呀！

萧老大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翻个身，拉过绿军毯，给孙子盖上肚子，刚要闭上眼睛睡觉，忽听小栅栏门儿“吱扭”一声响。那是儿子回来了。他爬起来摸着火柴要点灯，又听见有人跟儿子说话儿，就停住了。

“萧支书，有件事儿，我觉着挺重要，跟你说一声。”

“屋里说吧。”

“我还得查岗去哪。”

“到院里说。”

跟儿子说话的人象是焦克礼，他们一块儿走到屋门口。

“刚才马长山在麦子地里跟我说的。他说傍晚到大湾买灯油，邮局代办所的人让他给马之悦带一封信。信封上地点写的是北京，看笔体象是癸老五写的。马长山还说，马之悦接过信，急忙揣到兜里了，都没当着人拆开看。”

外边沉默了一会儿，又从街上进来一个人。

这回是焦淑红的声音：“克礼，你不看麦子去，怎么跑到这儿来了？”

焦克礼说：“有件重要事儿，找支书报告嘛！”

焦淑红说：“我也有个重要事儿报告。马立本这个家伙是怎么搞的！刚才我到办公室去，他正偷着写信。我一进去，他赶紧捂着，光盖上信瓢，没有盖上信封，上边写的是范占山……”

焦克礼说：“瞧瞧，多巧！”

萧长春问：“还有什么？”

焦淑红说：“我问他跟范占山是什么关系。他当我不知道这块料哪，说是他的同学。我说，骗鬼去吧，范占山多大岁数，你多大岁数，你们哪一辈子同学呀？”

焦克礼急着问：“他又怎么回答的？”

焦淑红说：“他说：你认识的那个范占山跟我认识的那个范占山不是一个人，重名的人多着哪！我问他为什么地点是一个，他没话说了；后来又嘻皮笑脸地说，去年在范占山那儿落过脚，见过一面，不熟；耳机子坏个零件儿，想托范占山给配一个。”

焦克礼说：“全是他妈的鬼话！”

焦淑红说：“我批评他太不诚实……”

萧长春说：“唉，看这样子，这个人已经不是什么诚实不诚实的事儿了！”

两个年轻人几乎同时问：“怎么啦？”

萧长春说：“把他这一程子的行动坐卧都摆出来看看，还不明白吗？他早跟马之悦穿上一条裤子了！看一个人，瞧一件事儿，得用点阶级眼光，不能简单呀！”

又沉默了一阵儿。

焦淑红说：“真想不到这个人这么坏！”

焦克礼说：“烂透底儿了！”

萧长春说：“你们看看三星，快半夜了，先回去休息吧，这些事儿，咱们明天再仔细地研究研究。”

接着，外边的脚步声，关门声，又是脚步声。

萧老大听到这些，虽然还没有摸着头脑，心里边也有点儿嘀咕了；赶快点上灯，冲着外边说：“长春，锅里有饭，自己加把

火热热吃吧。”

萧长春关上了堂屋的门，说：“我在百仲大舅那儿喝了一碗粥，不吃啦。”随着声音，走了进来。

萧老大借着灯光，察看着儿子的脸色。那张英俊的脸，比过去削瘦了，头发该剃了，胡子该刮了；眼睛虽说还是明明白亮的挺有精神，却带着一点儿疲劳的神色——这种不易察觉的神色，是他用一个爸爸的心境体会出来的。儿子的衣裳也该换换、洗洗了，那白褂子的袖口，蓝背心的胸前，还有青卡机布的裤脚上，都沾着好多干了的泥点子……老头子看着看着，心里怪疼得慌，爬起来就要下炕。

萧长春脱下白褂子，抖落一下，搭在吊竿上，问：“您起来干什么呀？”

萧老大两只脚在炕沿底下摸着鞋，说：“你不爱动，我给你热热饭。”

萧长春说：“要饿我自己就热了，还用您起来呀！不饿。”

萧老大看了儿子一眼，回到炕上，又说：“不吃，就洗洗睡吧。”

萧长春故作轻松地答应着，从缸里舀了多半盆子凉水，就蹲在炕沿下边洗起来了。他怎么能够轻松呢？洗着洗着，两只手按在水盆子里，又想开心思了。

萧老大又朝儿子看一眼，说：“长春哪，我心里边有多少事儿要提，也要压下去，这会儿，就跟你说一宗……”

萧长春抬起头来，说：“还留一点儿干什么，您有什么话儿，全都跟我说吧。”

萧老大说：“你可得把心膛放宽点儿，千万别把脑筋累坏

了哇!”

萧长春说:“您放心吧,没事儿。”

萧老大叹了口气:“唉,当爸爸的心糙,顾不全;你要是有个妈,关照关照你,多好呀!”

萧长春听到这句话,心里发烫,笑了笑说:“爸爸,您怎么说呀!渴了您给我烧水,饿了您给我做饭,睡觉了,您把被窝都铺上等我,有妈也不过这样呀!其实,您比当妈的对我关照得还周到。我不是小孩子了,您不用光在我身上操心。按理说,我应当多关照您,顾不上啊!您自己也要多注意保养身子,结实一点儿,好过一过咱们社会主义的幸福生活。”

“我看哪,等别的村到了站,咱们东山坞这辆车,闹好了,才能走在半路上。”

“咱们会赶上的。是快是慢,全由咱们自己做主儿。”

“快点儿慢点儿倒不打紧,就怕翻了车呀!”

“这也由咱们做主儿。”

“不好说。”

“您想想,去年秋天要翻车,咱们不是把它赶起来了么?前几天又要翻车,咱们不是又把它赶起来了么?往后不管再出来什么样的坡坎,咱们也不准它翻车,照样儿要往前赶!”

“倒也是。只要你别把身子累趴架,就好好地干吧;党把这么一个担子交给你了,咋能不干呢?”

萧老大今夜动了情感,本来有好多的话要对儿子说,可是,当他看着儿子洗了脸,擦了身子,又泼了水,上了炕,想让儿子早点儿歇着,就翻过身去,闭上眼睛,不吭声了。

萧长春怎么能够“早点儿歇着”呢?从打预分方案公布以

后,他就没有一时一刻松过心;本来心里边就在纠缠着马之悦、范占山和那些没有了结的倒卖粮食事件,刚才又让焦克礼、焦淑红两个人报告的情况一搅和,心里边就更沉重了。他躺在炕上,东想想、西虑虑,好久才睡着。过了一会儿,他的儿子小石头翻了个身,说了一句梦话,又把他惊醒了;这一来,困劲儿全没,乏劲儿全消,浑身上下反而显得很清爽。在这种情况下,再想睡一觉是办不到了。不能睡就不睡。他从来都没有把睡觉看成是享受,有时候当成任务执行,有时候又觉着是个负担。他常常想:如果一个人不睡觉也不困,从白天到黑夜,连轴转地工作、劳动,那该多好哇!

他爬起来,举举胳膊,伸伸腰;看看窗户纸儿还是发白的颜色,就从吊竿上拉下小白褂子披在背上,蹲在炕沿上,卷了一支烟抽了起来。

发香的烟味儿,在这有点清凉的小屋子里散开了。

这些日子里在东山坞发生的一切事情,又一件一件地在他脑袋里翻腾起来:富裕中农聚起一股子歪风,闹土地分红;马连福在干部会上成了坏人的枪,骂农业社和干部;弯弯绕一伙子人暗地里倒卖粮食;特别是那个阴阳两面的马之悦,跟村里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明来,又跟外地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暗往;打从倒卖粮食的事件一揭发,马之悦又忽然变得很老实,很积极,也就在这个时候,跟他最对劲儿的瘸老五忽然不见了,如今又从北京寄信来了;紧接着马立本又给范占山写信去了。……一件跟着一件,一件又套着一件,这是多么复杂的问题呀!马之悦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,他这会儿又在打什么鬼算盘;城里对范占山的事儿弄出头绪没有,两个人之间到底儿

有什么性质的勾结？还有那个马立本，也是个应当特别留神的人；从最近发生的许多事情看，自己对他身上的坏东西显然是估计少了、低了，给范占山这封信，一定是马之悦让他写的。……这一连串的问题，一个都没有彻底解决，有的需要再多看看，才能下结论，有的要等上级的指示才能处理。可是，也有一些事儿，线索摸着了，狠狠地往下追，是能够弄清楚的。比方说富裕中农倒动粮食的事儿，有必要再看再等吗？……

烟卷儿燃烧着，冒着烟，越烧越短，直到烧疼了手指头，他才想到它，赶忙甩掉。

窗户纸儿已经发灰，村西头公鸡叫起了第一声，村东头公鸡马上响应似地也叫一声；南头北头，一声连一声地跟着叫起来了。

他急着想找韩百仲，把自己想的事情，跟他说说，一块儿拿拿主意。明天再忙一阵儿，后天就要放假，再过三天就要动镰收割麦子，这许多重要的事情，都得弄出个头绪来，起码得心里有个底儿，免得再有什么事情临到跟前又措手不及。

他跳下炕，一边系着钮扣，又一边想：这么早就把他喊起来吗？这一程子同志们都累得够呛，昨天淘了半天水，晚上又睡得迟，还是让他多睡一会儿吧；他年纪大了，比不上自己，要是累坏了身子，等到大忙时节，再遇上斗争，他能坚持吗？可是，既然已经起来了，总得做点事情呀！

他在屋地下转了一个圈儿，觉着又没有什么可做的。做饭吧，早一点儿，喂猪吧，更早；到堂屋摸了摸缸沿儿，这下可找到活儿了，对，帮爸爸挑几趟水。

他轻轻打开屋门，挑起水桶，奔了官井沿儿。黎明之前，照

例要黑一阵子；挑着一担水，扑通扑通地放步子，连路也看不清。他挑了一担，又挑一担；最后一担挑回来，才倒进一只桶，那个大水缸就满满荡荡的了。他把剩下的倒在锅里，留着早上熬粥用；锅满了，倒在盆子里，留着刷洗东西用；还有一点儿，倒在大海碗里吧。一个碗能盛多少水呢，还没倒似的，它就满了，从碗边朝外流——这个海碗，在萧长春的眼前忽然变成了一个大坑。他猛地想起那个要挖泥的坑：昨天把里边的水放干了，这一夜之间，会不会又从埝子上边漫进水来，会不会从埝子下边渗进水来？要是积了水，等社员吃过饭一集齐，就得先由一两个人临时往外淘，多数的人全得站在岸上等着，这多窝工呀！时间已经很紧了，应当在放假之前，把挖泥的事儿结束……

他这么想着，自己也不知道怎么离开家，又怎么走出了村口，更没有感觉到肩上的水桶还挑着，直到路边白杨树上的一只鸟儿被他惊动，抖落着翅膀一飞，他才猛醒过来。他急步走到坑沿上，朝下一看，吓了一跳：糟糕，真的积了水。

他一抬脚扒下一只鞋，又一抬脚扒下另一只鞋，随后弯腰卷上裤脚，提起一只水桶，通地一声跳到泥水里了。真象谚语说的，“半夜的春水凉如冰”，那股子透骨的阴凉，从萧长春的脚板子一直凉到脑瓜皮上。凉怕什么，一使劲儿就要热了。他一只手提着桶梁，一只手扳着桶底儿，就象端着一个瓢儿似的，往泥水里一舀，朝起一提，往埝子外边一泼——“哗——啦，——哗——啦，”有板有眼儿地响起来了。泥浆就象爆炸的手榴弹似的，在小埝子外边开了花！

这工夫，村口又移动出一个黑糊糊的影子。那是韩百仲。

他扛着一把小铁锨，走几步，揉揉眼睛，走几步，又使劲儿咳嗽几声——不是因为嗓子眼里有东西才咳嗽，这是他的一种卫生的习惯，好比有人早起要刷牙；这也是他的一种运动的方式，好比有人早起要打太极拳。出了村口，他就听到水坑子里边的泼水的声音了；一上小桥子，从那矫健的身形、灵活的动作，他就认出是谁了。他几步走过来，站在坑岸上，不知是打招呼，还是埋怨人似地说：“嗨，你怎么也起这么早哇？”

萧长春的头上已经出了汗，连小褂子也扒下去甩到岸边上了；褐色的肩头和胳膊，跟浑浊的黄泥水不能分别。他见韩百仲走过来打招呼，就喘着粗气，“嗯”了一声，算作回答。

韩百仲说：“我明知道要积水的，怕你起早，都没敢跟你说，可你……”

萧长春说：“不说我也来了。”

“这水凉不凉啊？”

“不凉，热被窝一样。”

韩百仲扔下小铁锨，甩掉了鞋，提起萧长春放在岸上的另一只水桶。

萧长春连忙说：“您就在上边挡挡埝子，别让它往里边跑水就行了。”

韩百仲说：“你一个人哪就淘干了！”说着，就试探着朝坑下边迈脚。

萧长春急了，忙喊：“嗨，嗨，别下来，水凉，您受不了！”

韩百仲用手指头点着他说：“瞧瞧，刚才还说跟热被窝一样，一眨巴眼的工夫又凉啦！你呀！”

萧长春象小孩子似的嘻嘻地笑了。

韩百仲两只脚迈到泥水里，冰得他浑身打哆嗦。

萧长春很心疼地看着他，问：“够凉的吧？”

韩百仲咬着牙说：“不凉。”

萧长春说：“我看您直哆嗦……”

韩百仲说：“哆嗦也不凉！”

萧长春推着他说：“别硬挺着了，快上去吧，我一个人满行。”

韩百仲躲闪着说：“一个人满行，你干吗老早就给我准备下一只桶啊？真是的！”

两个人并排站在泥水里，一桶一桶地往外淘着。形容这种淘水的声音，得借用音乐家的一句术语：刚才是独奏，这会儿是合奏了。

天空渐渐地变成了灰白色。那些闪动着的小星星，一会儿这颗灭了，一会儿那颗灭了；东山梁上，泛起一溜儿白中透黄的亮光；小麻雀开始在河边的树林子里跳跃、啼叫；村子里，这一头，那一头，不断地响起开门声……

萧长春一边淘着水，一边把瘸老五给马之悦来信，马立本给范占山写信的事儿告诉了韩百仲。

韩百仲听了，停住手，哼了一声说：“那是马之悦的两条狗腿子，马立本是地道的小狗腿子！”说着，把一桶水“哗”地一声泼到埝子外边去了。

萧长春说：“他们急着来往写信，要搞什么花样儿呢？”

韩百仲又哼了一声说：“订攻守同盟、传递消息呗！”说着，又把一桶水“哗”地一下子泼到埝子外边去了。

萧长春说：“要是光为订攻守同盟、传递消息，问题就不大